

珍藏版

2

林纾译著经典

《迦茵小传》《不如归》《离恨天》

LINSHU
YIZHUJINGDIAN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九江学院图书馆



1561817

1621356

Linshuyizhujingdian

林纾译著经典

(第2册)

[迦茵小传]

[不如归]


[离恨天]

I11/28484:2

不外借

九江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A decorative, symmetrical floral pattern in shades of gray, featuring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f-like motifs,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.

目录

[迦茵小传]	1
[不如归]	165
[离恨天]	241

迦茵小传

(今译：琼·海斯特)



[英]哈葛德 著
林纾 魏易 译

「小引」

余客杭州时，即得海上蟠溪子所译《迦茵小传》，译笔丽贍，雅有辞况。迨来京师，再购而读之，有天笑生一序，悲健作楚声。此《汉书·扬雄传》所谓“抗词幽说，闲意眇旨”者也。书佚其前半篇，至以为憾。甲辰岁译哈葛得所著《埃司兰情侠传》及《金塔剖尸记》二书，则《迦茵全传》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。即欲邮致蟠溪子请足成之，顾莫审所在。魏子冲叔告余曰：小说固小道，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家，为品最贵。如福祿特尔、司各德、洛加德及仲马父子，均用此名世，未尝用外号自隐。蟠溪子通贍如此，至令人莫详其里居姓氏，殊可惜也。因请余补译其书。

嗟夫！向秀犹生，郭象岂容窜稿；崔灏在上，李白奚用题诗。特哈书精美无伦，不忍听其沦没，遂以七旬之力，译成都十三万二千言，于蟠溪子原译，一字未敢轻犯，示不掠美也。佛头著粪，狗尾续貂，想二君都在英年，当不嗤老朽之妄诞也。

畏庐林纾书于京师春觉斋

「题词」

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

钱塘夏曾佑

万书堆里垂垂老，悔向人前说古今。薄病最宜残烛下，暮云应作九洲阴。旁行幸有伽娄笔，《悉曇三密钞》称伽娄仙人造右行伽书，印度与希腊通，在通中国前，伽书殆希利尼文也。发喜难窥大梵心。如德亚之上帝，印度之大梵天王也。发喜者，谓梵王以造地狱而喜，见《瑜伽师地论》。会得言情头已白，捻髭想见独沉吟。闻琴南多髯，然余未见也。

买陂塘并序

畏庐居士倚声

秋气既肃，林居寡欢。仁和魏生，时时挾书就余谈译。斋舍临小桥，槐榆苍黄，夹以残柳；池草向瘁，鸣蜩四彻；寥然不觉其词之悲也。回念身客马江，与王子仁译《茶花女遗事》，时则莲叶被水，画艇接窗，临楮叹喟，犹且弗怪。矧长安逢秋，百状萧瑟，而迦茵一传，尤以美人碧血，沁为词华。余虽二十年庵

主，几被婆子烧却，而亦不能无感矣。为书既竟，仰见明月，涉笔窗间，却成此解。

倚风前，一襟幽恨，盈盈珠泪成痠。红瘢腥点鸳鸯翅，苔际月明交颈。魂半定，倩药雾茶云，融得春痕凝。红窗梦醒，甚恨海波翻，愁台路近，换却乍来景。楼阴里，长分红幽翠屏，消除当日情性。篆纹死后依然活，无奈画帘中梗。卿试省，碧潭水，阿娘曾蘸桃花影。商声又警，正芦叶飘萧，秋魂一缕，印上画中镜。

第一章

居英伦北海之滨，潮音所及地，有兰保洛礼拜寺，坏殿之基存焉。寺盛时，寺外有城，今亦圯毁，遗迹留遗，则坏寺门趾，犹残骨之留于人间者。寺之东偏为草磧，磧外海也。立寺基北望，则瞭白拉墨司小村，渔家红瓦鳞鳞然。方兰保洛未经圯毁，白拉墨司为海埠，人物繁夥，数百年来潮汐起落，沙崩崖倾，所谓海埠者，沦于海中矣。

兰保洛已代谢，而白拉墨司亦从而替焉。凡前此城中雉堞连云，林墅纵横，游人如织，今则徒遗一坏寺之基而已。坏寺基于高埠之上，后临荒圃，纤草如毡，而草中缕缕有行人微径。自兰保洛经行至白拉墨司，则小湫纵横当路，水色正墨，海鸟时时飞集其中，循草径直上高阜，多杉木，众杉环绕中，有小屋巍然，人称之为摩亚庄。

居人结宅者，颇心赏其地之佳；而诗人则谓其地过于幽蓊，识者亦甚以为然。地当春夏之交，草木翳绿，不见秣花；但时时触蝎虎出没坏墙之上，野花一一辄作惨红，视之令人无欢。似造物特设惨淡悲凉境地，以撩行客悲怀，益以今昔变迁，遂愈生其凭吊。

吾书开场之首章，事在夏之六月。时天气清佳，赤日无云，海水澄碧，光景奇丽，游蜂作声于坟莹野花之上求蜜，黄莺飞鸣树间。有女子迦茵者，坐于风光

道，何由浪掷至此？然姨氏家中财用，则源源如流水，即迦茵求制一二新衣，而姨氏亦恒予之。一日，迦茵求其姨氏入学堂，自审必无成功；逾数日，而格林华德氏已送致城中肄业，且日给膳费助读。迦茵既至学，则多屠沽之子女，自他堂视之，恒蔑不为齿。迦茵者倔强负气，归时自言是堂贱，欲更进于高等，姨氏夫妇骇愕久之；似有所商于人。逾数日，姨氏复入语迦茵，谓吾业贱，尔亦不能自致于高等，当循分而已。

迦茵遂又入中等学堂，居堂至十九岁。堂课所得，万非贫家可几者。尤有女友，门第恒高，而过从甚乐。迨至十九岁，姨氏忽趣迦茵立时去此堂，顾前此亦未闻有言及此者。迦茵愕眙莫名其所以，深思率尔去堂，又何以故？然侵晨中，有来文杰者至家，是人为居停主人，指挥屋舍，言将葺其渗漏，意吾之在堂，关键其在此人耶？来文杰时来，迦茵与接谈者，仅五六次；而来文杰每遇迦茵，恒注视如有所念。是日来文杰复来，垂别时，迦茵适过其侧，闻来文杰语姨氏曰：“是太肖名家女也。”迦茵自审是必为我而发。迨来文杰出，复郑重与迦茵道数语，悠然而去。其人颇宁静有威仪。

迦茵归自学堂，情状益无聊赖。以堂中多贵族闺秀，论文极欢；迨归，酒肆湫隘如昔，益形鞅鞅。思欲引去此地，意唯为教习于外，始足避此猥杂，然须请之姨氏；而姨氏仍不敢专决，久乃报之，卒无成功。且迦茵所学远不如人，又处馆者多，位置遂阙。时有女友密告迦茵，以君国色，为此动生觊觎，转足自累，寻馆笔根家，半为保氏，半为课读自活。迦茵居笔根家九阅月，以聪明美丽之故，笔根大惑；因之恒与其妻反目，其妻趣迦茵行。书中所谓迦茵坐于风光中如感秋思者，即辞馆之第二日也。

迦茵无聊不适之故，非必抱此绝代丽质，都无爱慕之人；顾爱者虽多，而迦茵恒不属意。其中最爱最慕者，则又迦茵所不爱慕之人，其人为三母尔洛克。洛克土豪也，有田五百亩，中三百亩为己产，其余则赁而耕治者。以地望衡之，迦茵宜求偶于洛克；无洛克下顾之理。乃洛克之颠倒迦茵，如顾惜其性命，常情度之，必谓迦茵当回身就抱，而迦茵则冷涩若无睹，绝不与通，旁人遂莫喻其故。此日独坐荒旷之墟，即所以趋避洛克，以此地僻人稀，洛克必不能至。盖为洛克纠缠，毫无情趣，遂觉触目所及，在在悉寓凄凉。方凝想间，陡见人影荡漾，矗立其前，脱冠为礼，则洛克也。

之中，如感秋思，虽当盛年，而生此家乡，所接于目，半皆窳窳。似此荒寺古坟，咸若来告此女子，意谓愁患之事，吾辈已前经，今皆成过去，特汝之忧患，正未有穷期，行方来耳。

迦茵者，非名门闺秀，盖村墟中一好女子，美文而通；文通之弊，其忧患转甚于目不知书者；顾蹇运虽乖，而赋秉绝厚，姿容既媚，复涉猎文史，操守至严。以清隽之才，乃所托不类，因是颇鞅鞅于造化之弗公。

迦茵此时怀抱，虽非殷忧，然女子善怀，是其恒状。盖迦茵有姨氏臃肿无知识，常与迦茵处，同时有一人欲图娶迦茵，而女殊不当意。姨氏素以酤酒为业，恶少群饮其肆，长日喧逐，迦茵意雅不欲。女性明晰，而所接均蠢蠢，臭味既不相类，长日严扃深居而已。凡人命运虽蹇，尚足以理自胜，特外至之凌践，则枘凿不复可耐。

以上叙迦茵之身世也。迦茵系出渺茫，莫省其父之姓氏，其母即姨氏之女弟，生二岁时，母亡，亦莫名其所由死。母氏所遗，仅发缕一束，及模糊之影相而已。影中亭亭倩影，貌与迦茵仿佛也。姨氏嫁格林华德，出遗物授迦茵，并指示其母容貌，令珍藏之。

余物则礼拜寺后三尺断坟已耳。此坟迦茵亦问诸格林华德氏而得者，因是迦茵始识其母坟。坟不表不树，无碣可凭，格林华德氏曰：“是妇也，既无夫氏，又非室女，则墓碣一方，祇能镌诸死者之心，勿须碣之墓上。”迦茵闻言大戚，自是以来，遂不复问其母之身世。迦茵性孝，终不以其母失节，遂鄙其所生；又自审命薄，匪特不以为辱，转伤母氏之飘零湮没以死，于是长日恒念其亲。一日病中，恍惚间若见死母来与接吻，后此追思，愈知世界之中，挚爱者无若死母，于是蹑影追形，结一团凝想，悉向其死母。每遇弗适之时，恒至母坟伸诉，意一身之血，均死母坟中之血，息息无不相通。此时迦茵之家，正去坟近耳。

迦茵亲戚，但有姨氏，然实不能得彼之怜；细审隐情，似死母生前，与不协者。即迦茵意念，亦非甚服其姨，特势方依人，不能不屈就驱策，而姨氏终如冰雪，遇之无恩，亦不令其外出图活；有时与姨氏辩论不协，将欲舍此而去，姨氏则强留之。迦茵知强勉之留，非出悃悞；又念所以强留之故，不必衷之爱情，亦非用以自助。留后，闭置屋中，不令他出；久之大悟姨氏夫妇，盖恃之以活，非己身寄活于彼夫妇也。复念酤酒所入恒微，而格林华德复喜挥霍，既无生财之

第二章

洛克行年三十五，仪表亦不猥鄙，既颀而癯，睛作蔚蓝色，却甚流转，五官端正，唯下颏稍长而巨；洛克恶之，因蓄长髯以自盖。臂修而掌温嫩如女子，时伸时屈，对人若无可自容。服饰则介于教会及村居人之间，黑衫长袂，冠毡冠，圆顶而广檐，着骑士高靴，橐橐然。

洛克既见迦茵，称曰：“赫司德姑娘日来安乎？”声极和婉，而右手瑟缩弗宁，弄其毡冠，未敢出与迦茵为礼。迦茵大震，颤声应之曰：“先生佳乎？胡以……”语至此，止。意谓胡以至此得我耶？既而改曰：“胡以来，骑来耶？步来耶？”洛克曰：“步也。”语次直赧其颊。意步行非贵，因而中歉，徐曰：“吾庄去君密迹，闻揽胜于此，因步而就君。”迦茵曰：“先生非询吾姨氏始知吾行止乎？”洛克笑弗答。于是相对无言。迦茵但见洛克以指捻其冠檐，数数环复不止。迦茵无言，久乃曰：“先生曷冠，此间凉也。”洛克曰：“我不畏凉，特以女郎见爱，敢不如教。”遂冠而立。迦茵自念洛克误会吾意，以为爱也，乃峻止之曰：“可毋须谢。”言已俨然。洛克仰天久之，意似求天助其感动迦茵者。久复曰：“女郎胡为好行丛冢中？”迦茵曰：“洛克先生，是间乐甚，吾能长眠于此者，为状当更乐。”洛克闻言，毛骨悚然。洛克体干素坚实，初不冒寒而颤；顾以迦茵言，不期惶悚如中寒。大抵男子求偶，恒不愿闻是言，以意中人既嗜死如饴，则爱情殊无所用矣。因曰：“女郎盛年，何可言此？女郎之宜嗜者多矣，此中何味？”迦茵曰：“吾宜为者何事耶？”洛克颀颜久之，曰：“女郎不当蓄摇床耶？摇床者，生儿置之床上耳。”意讽其嫁夫。迦茵曰：“此非吾愿。吾所喜者，仍窀穸。”洛克闻言思退；然洛克貌类妇人，而脑力无与伦匹，因曰：“赫司德姑娘，”寻又称曰：“迦茵，吾有秘语相告。”迦茵知来意弗良，思以他语挫断其词锋，因曰：“吾坐久欲归。”洛克曰：“是安可行，吾将求尽吾言。”因横阻其去路。迦茵曰：“趣言之！”其声似惊，而复似怒，洛克噤嚅不能出口。至第三次，乃曰：“我爱女郎。”且曰：“上有苍穹，下有冥司，均鉴吾诚，吾至念君，甚于他人。”迦茵废然欲僵。此时洛克性情迷惑，唇翕翕上下动，以手捻须，状甚凶顽。迦茵生平

殊未睹此状，因而大震曰：“吾甚有隐忧。”洛克曰：“以女郎抱绝世艳质，隐忧胡为？迦茵乎，尔亦知爱之一字，关系至巨，即以我论之，天下妇人安有如是之奇遇？吾家清白，而又素封，屏却无数因缘，均为女郎。方尔十六时，我已注念无已。彼毛登妇，姿容既好，且挟嫁资六千镑，甚欲偶我，我立却之；尤有牧师之嫠，系出名门，彼亦眷眷，我亦却之；且吾之恋汝甚于恋产，及其灵魂，白日相过，梦亦沾滞，脱吾不得汝为妻者，吾于世界中尚复何乐？”语已神竦肉颤不已。

迦茵始特不悦，至此大窘。洛克嗷嗷时，而迦茵百觅不得一言相抵。始特不愿与接，至闻其谈吐，竟如目触道殍，凶秽毒人。思觅地自脱，忽得奇计，立而语洛克曰：“先生何由径欲得我？我赤贫如洗耳！彼毛登之妇，广挟多资，偶先生，佳耳。”洛克曰：“女郎误会。吾叠举彼二妇者，非意在得钱，特用为女郎之比例，我之爱尔，恐触怒不遑，矧敢唐突？”

迦茵女郎，尔终究待我如何者？我之对君，诚谓君为吾意中第一之妇人。用敢吐其情悃。如苟见属，则吾愿立志为好男子，以服事女郎；即以生事而言，苟至吾家，复何忧贫？吾之生平未尝求人，然必求君者，盖非君不能得生。”语已泪落如绳。迦茵见之，心颇为动。盖妇人之情，见人诚恳至此，虽坚亦磷。因强对之曰：“洛克先生，君纵钟情如此，而我却无情。”洛克闻言，颓几为落。久之曰：“吾生何福，能得君怜；然君诚告我，意中果有他人否？”迦茵瞋目言曰：“此地何人为吾爱者？”洛克曰：“我知之矣！此地之人，宁足为君爱。尔之门地，吾固不问，特以玉色花容论之，已逾于贵家；愿女郎求偶，当于其类可也。女郎果不见爱者，吾尚有正言诚告：幸女郎勿希高阔，转滋异日之累。且告女郎，脱有人爱汝者，坚嘱其人幸勿遇我，遇我必无幸。然吾尚有机缘，可以自遂。迦茵女郎，吾不逼汝，汝宜澄心思之。我虽焦思酷恨，急欲自遂其谋，然虽久候数年，吾亦无悔，意在必欲得汝。吾适所言，躁妄已极，惊及女郎，吾罪重矣。嗟夫迦茵！尔能自决计，俟吾更来陈请耶？究之女郎如何，吾可仍至汝家。脱吾气尚存，必终得汝而后止。”迦茵曰：“此何为者，天下岂有情缘既愠，而久俟乃反胖合？吾不相爱，何缘能作君妇？以吾决之，此议可以自是罢矣。兹事非我之罪，幸先生容之。”

洛克曰：“女郎即拒我，初亦无害；移时将转念好我矣。幸勿以至情人之语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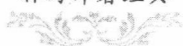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沃浑水于地。且尔自入学堂，遂不垂青于我，我固知之；想君姨氏，于君必有所言，当力争而从我。”迦茵曰：“此事切勿语我姨氏。”洛克曰：“吾已言之矣。彼尚许我以成功。我知此姥闻女郎见拒，必且弗悦。”迦茵闻言，颜色大变，知姨氏好利而器，必先入洛克之言，与之为难。洛克得间，知姨氏可以为助，遂借之以劫迦茵，因曰：“迦茵听之，尔能回心向我，我决不令若姨苦汝。且后此能令彼不敢更出一鳃言。吾之所求至恕，唯迦茵能于六阅月之后许我至此探取消息，于愿斯足。想此事初不为难，于我亦间得一丝之希望。”迦茵自念此时妙诀，无若斩钉截铁决绝之；然拒之过深，则弗胜阿姨之虐；脱伪诺之，则阿姨或不窘我，而且迁延此六月，为时甚缓，尚足自图兔脱。因语洛克曰：“吾若许君以六阅月取决，必此六阅月中，勿得啾啾作情语，亦不能沓至吾门，如是者可许也。”洛克曰：“吾誓不窘女郎矣。”迦茵曰：“善！唯所允六阅月，非允婚成，若思索不能自决，则吾六阅月后之言，尽可如今日言也。”洛克曰：“吾知之。”迦茵于是出手与之为礼。洛克得迦茵手，情网忽动，因亲之至再。迦茵缩手怒曰：“行矣！即此一端，足为尔失信之符验。”洛克曰：“吾过矣。上帝知吾情不自禁也。至于诺责，吾决不负。”语已向草磧中款步去。

迦茵见洛克行，如释重负，跌坐地上，仰天嘘气，虽为乐片晌，而愁绪忽潮起，以为概竖若洛克者，能坚守信约耶？且吾此时悉力拒之，彼对吾姨，安能勿声？盖知阿姨嗜利，必欲趣嫁洛克；若如天之福，洛克不言，则时日少须，尚足自脱。既而又自念曰：阿姨殊怪特，彼洛克门第奚高者，胡以必欲废吾终身嫁之？然则吾生若丐者之孤露，似一得洛克为偶，已同系援于高阙乎？此时迦茵所坐处，均来贡家之祖莹。来贡者闻家也。迦茵母家出于来贡氏。自念惜吾生不知父处，若知父名阀，则吾求托于来贡氏，较诸洛克不更贵耶？唯吾不知父处，故洛克敢自高其声价，以势相胁。然余纵无父，抑尚有自由，彼农家子，安能迫我至于极地？

思至此，胆力复壮。自审年岁既富，而学问复足自活；且亭亭俏影，倏然出尘，奚患无托足之地？且为人生而无姓，为事更易，即使得罪有司，亦不至累及宗属。自今以后，余唯自适己事，不审其他；矧父母既已不在，则我即为我之主人，乌能以素所不爱之人与之为偶？

思极仰卧地上。观天际飞云，片片相逐，直至海上，与水云合，蔚蓝一色，



气极清明。自念骤归见窘于阿姨，不如偷间斯须，以吸清空之气，较为幽静。时草虫嘶咽，野蝶群飞，仰见古塔之上，老鸦哺儿声牙牙然。

迦茵方凝伫间，忽尔念及笔根家儿，嘱其取鸦雏见饷。因念二子恋别，情愫极真，在礼宜索取乳鸦为赠。一念之间，欲心已动，欲心一动，实事践之矣。迦茵知古塔之中，有阶级旋螺可登，至二十尺以上。此二十尺上，砖石颓落，成一缺口，缺口中苍藤蒙络满之，而乳鸦之巢，去藤尚有一丈之远。迦茵勇心既奋，一力锐前，直趣塔级之下。经至缺口凝立，仰望鸦巢处，高倍其身，不能探手而取；思欲蹑足登，又患古塔垂崩，一触且陷，夷犹不敢上。遂决计下塔，释此鸦矣。

第三章

此时有水师船主曰亨利者，姓格雷芙，刚自海滨来，至此徘徊风景，沾恋不去；忽注目古塔，隐约中似见一美人，去地可二十尺；仙裾飘然，为夕阳所影，绰约如画。一时心动，思欲究其踪迹；且念此塔未圯时，为余少年游览之地，今久不登涉，胡不一覩其异。于是下马系之树根，自念此美人或有所需，吾且进而助之。

亨利既系马，遂迤迳至礼拜寺基之上。忽不见塔上之女，以为已颠于塔中，乃疾趋塔边，而美人已分花拂柳而行；然背面但见其执冠于手，徐徐款步去。亨利曰：“幸此美人无恙也。”迦茵忽觉有人声随其后，疾回其眸，二人成一照面。迦茵于寂寞之境，忽见男子，脸为之赭。以迦茵平日未见贵胄之人履此荒寒之地，不期而遇，心为霍然。而亨利见迦茵美丽无伦，精神全注，遂亦不觉迦茵之骇状。实则迦茵虽美，亦断不感人至是；正以情缘牵引，异日有无穷公案，见时自不觉其惘惘耳。

迦茵颀而长，面温嫩不类村女，修臂下垂，两手莹洁作玉色，面容尤庄贵不佻。大抵英人闺秀，似此者亦多。而亨利见时，迦茵为年恰二十二岁，樱口绛色，唇下作小窝，秀眉媚眼，睛作棕色，发栗色作椎结，衣缟色宽博之衣，系以白鞞，妆饰严净。亨利眼中度之，早决其非小家之女，意态似有学问者。然迦茵

迦茵小传

固美，而能撩发亨利之感情，尚非尽繇其美貌；盖亨利眼中见刻象多，以为是女者，可方罗马古烈中之爱神。

亨利出身水师，身材不能逾迦茵高也；健硕无伦，仪表极佳。以行海之故，被风，面作淡赭色；目睛尚光耀。盖二十年兵间，以仪观论之，谓之风流则否，而将家风范，亨利尚为近之；乍见其人，必谓严厉无悦色。顾亨利阅历行间久，喜愠不形，人亦无从知其底蕴，但观其笑，觉一段温和之气，已溢于言色之外。

二人相视至数秒钟之久。迦茵见亨利注视出神，而嫩脸益赭。亨利自省非礼，思欲脱冠为礼以辞。既复自念，遇此绝代丽姝，安可不一语遽退。于是进言曰：“鄙人殊冒昧，乍纵马过塔下，见塔上巍然出名姝，以为将有危难，故奔救至此。”迦茵颜色愈赭，欲回首避之；然心仪来者伟貌，又闻尊之为名姝，不觉微哂。自念吾身安危，念及者唯有洛克；乌知此骑客，亦能念我。乃答曰：“谢君厚我，我固无苦。”亨利大骇。复念渠风貌已类贵人，而音吐复婉妙至是，荒墟中何从得此。乃复叩曰：“姑娘谁氏？”迦茵曰：“吾白拉墨司迦茵赫司德也。”亨利曰：“吾为罗司汉中船主格雷芙，去此非远。女郎适在塔杪，观风物如何者？”迦茵曰：“风物良佳。第吾登塔时，未之留意。吾之登塔，盖欲得两乳鸦，用以馈我学徒。”亨利闻言，欲少须其晷刻，冀与美人款接，乃出身自效，遂突至塔下。迦茵止之曰：“塔垂圯矣，幸勿锐登。”言时将以手止亨利。亨利曰：“是何有者，鄙人前此大战埃及时，曾奋勇登金字塔。”迦茵尚欲前沮，而亨利已瞥然入塔矣。

既至塔中，遂停于缺口，仰见鸦巢，陆危莫上。少须去其外衣，掷于塔下，卷袖登塔，二腕极强慎有力。迦茵自塔下大呼：“将军勿上！”亨利曰：“吾至此不能退缩矣！”右手仰攀坏砖，逐步而登，至于缺口之上，细审乌巢尚在转角之左偏。亨利出半身塔外，宛转攀角外向之塔檐，其地适有蟠藤，乃立足藤臂上；藤弱不能胜足，又从藤上一转，取面外附窗之巢，状尤危险。亨利欲得迦茵欢心，明知其险，亦故蹈之。

亨利既缘藤，乃跃然捷起，竟至巢下，为势更不能久待，乃锐上取巢。亨利此时如何寻条觅枝，巧捷而前取，记者不能曲摹其状，但记其面下语迦茵曰：“吾窥见乳鸦矣。吾掷此鸦，君须以冠仰承之，吾不能更挟以下。”迦茵曰：“将军宜慎，塔圯易跌。”亨利笑而不答。探手巢中，但闻鸦声杂噪，然尚不能飞，



一投即坠。迦茵以冠承之，共得四雏。最后之雏，坠地稍飞，迦茵健步追取，进手而雏反啄，迦茵乃以领巾蒙之。此时迦茵闻亨利在上语曰：“雏罄矣。我行且下。”语声未已，而塔上如有断折之声；仰面见亨利攀塔檐欲回身趣缺口，右足已滑，遂顿身于藤棚之上；藤不胜载，且折，而亨利两手攀断藤，以足觅取断砖，冀得驻足之地，为状至危。迦茵狂呻一声，捷如燕飞，径至塔下。知亨利必坠，然塔下临丛冢，冢主防为人凌践，预布铁蒺藜无数，锋皆仰出。迦茵念坠此蒺藜上者奈何，乃以身遮蒺藜，仰受坠人。咄嗟间，亨利垂落，俯见迦茵掬万愁于面，为状极悲。乃呼迦茵曰：“趣避！吾落矣。”迦茵见亨利所据之藤枝，滑出其掌握，一秒钟间，如大石颠自二十尺以上；方欲抵地，迦茵张两手承之，而亨利已仆迦茵之前；迦茵侧身欲抱提亨利，顾体重，颇触迦茵之齿，迦茵唇为之破，而左膊适当怀抱，迦茵出两臂挽之，遂与同仆。

迦茵此时知背后均蒺藜，仰跌必且贯背而出；乃力抱亨利右转，去蒺藜稍远，臂上已着一创。时迦茵尚未知蒺藜入臂，但觉奇痛不可忍。二人同卧坟次，亨利颅后正触巨石，皆晕。少须迦茵苏，见臂血涌出不已，而唇血亦滴沥胸际，尚有余血沾及亨利额上。迦茵大咤曰：“亨利死耶？然则我死之耳！”亨利闻声张口曰：“女郎勿骇，我无恙也。”方欲动足，而奇痛彻心。迦茵俯视，见亨利曲一胫于股下仰卧，而此胫适为体干所压，似膝盖断也。迦茵大惊而哭曰：“将军胫折矣，吾且奈何？”亨利见状，乃极力忍痛，言曰：“女郎可于吾襟底，觅取小军持来。”迦茵乃起掀亨利所前卸之衣，得一银瓶，中贮威斯忌酒；一手起亨利之首，卧其左臂，右手以瓶口当其唇灌之。亨利饮既，曰：“谢女郎。”声未歇，复晕。迦茵愈窘，更以酒沥其口，意其伤及内部则莫救矣。然亨利少须复苏，见迦茵臂血缕缕，骇曰：“女郎亦伤臂乎？我自顾一身，乃不复顾女郎，则诚有己无人矣。”迦茵曰：“将军无念，唯胫折将如何处？吾焉能移君置之他处？且此地僻无人居，去白拉墨司复远，将何以行？”亨利曰：“吾尚有马，唯不能乘耳。”迦茵曰：“我能向前呼人。特君一人卧于墟墓间，吾安能忽然而去？”亨利曰：“吾尚能忍，幸女郎稍前为将医人来。”

迦茵至马所，欲取乘之，顾臂痛莫能攀鞴而上；且马恶生人，欲乘故退，久卒莫乘。迦茵既忧且痛，舍马而奔。道中忽瞭见一赭发小儿，素稔迦茵者。迦茵曰：“惠烈荷德趣前！吾有事需尔。刻有贵人自塔上颠，折其胫股，尔趣骑此马，